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通报（第10期）

2002年6月10日 来源:本站消息

作者其他文章

时间：2002年5月31日 下午3：00--5：00

地点：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

人员：杨秀杰、高小强、胡冰霜、黄玉顺、成先聪、曾纪茂、冉桂琼、丁元军

主讲：杨秀杰

题目：心理治疗学原理

主持：冉桂琼

下一次 6月中下旬 第一主讲 曾纪茂 《有关全球化问题》

第二主讲 吴兴明 《正在消失的乌托邦——美学视野的解体》

演讲：

通过十几年与病人的接触、交谈，及对他们的诊治，我总结出了一套关于心理治疗学的原理。在方法上，弗洛伊德是基于个体自身，而荣格更注重个人无意识的再现。我认为，那些精神分裂症病人其实是正态的人。这种正态，指他们作为人是全面的，各方面都有。而通常我们所谓正常的标准则是指人的行为和心理符合社会文化规范，不表现为有问题。与其它可以有标准的病不同，有关心理学的疾病是没有标准可循的。

与弗洛伊德对人格的划分不同，我从静态方面将人格分成七层：

绝对自我——单一的。给予者。当儿童半个月时，出现目光直视母亲眼睛的现象，这就是绝对自我的呈现。

纯粹自我——4个半月。

——9个月。表现为烦，自我越强烈，对自我感觉的丧失就越强。到10个半月时，就出现爱、偏执。

——18个月。发生问题的一层。

——感知的我。完成了对身体的感知建立起来的。

自我——无时空的自我。

——有时间的我。当下、现在所感受的。

从动态方面来看，人是多次发展的。人的大脑有1000亿个脑细胞，它提供了自我的组建结构，肯定会有所触发。人的发展出现阶段，是两次构成的，称之为“二次人”。一般说来，每三年半人就要转化一次，年龄越小密度越高。如，4个半月时，儿童只能看到目前有的东西，而9个月时，就能看到藏在下面的东西。人要经历每一个期，人与人能互相理解也是因为经历了同样的期。从这个层面来看，同性恋倾向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看发生在哪个期。

心理治疗学涉及人格体系、意识理论、人与外界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多地关注内心后面那个实事，而不是表层现象。透过这些，人对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也会了解很多。可以说，治疗学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处理。而所谓哲学，也就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体用他的生活体验构筑轴心人格，再用它来看待所处时代的关系。对我们而言，要义就在于将生活体验放到基本生活之中去。

人类的语言表达构成文明最基础的东西。当语言发生时，人类文明也就诞生了（一次发生）。其后，人通过自我的方式展开与世界的关系。无论个体还是文化都有轴心，每个人都需要将轴心展示在文化方面。

所以，中国人长久以来都没有看待人是什么。现在应该来重新定义人。所谓的文化都需要对人进行定义。文化的展开应从人的角度展开，只有推动了人的前进，文化才能前进。

讨论：

胡：精神病人选择不选择治疗，这怎么决定，以及在哪个阶段上治疗？

杨：每次都应该进行创造性的治疗。要让他去亲和他自身，说他自己的话，体会自己内心。就是要找到那个点，进入他内心。如情结就是一个好的方式。

黄：医疗方面我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想谈谈自己的感受。这个讲演的核心肯定是要认识人。并且基本上也提出了一个框架，尽管还不圆润，但从这个预设出发似乎讲得通；另外很多与哲学相关的问题及提法有新意，但可能我不会站在这个立场来考虑问题。例如说人必定如此，是因为它由上千亿个脑细胞的工作方式就决定了。这更像是科学主义的说明。

杨：恰恰相反。

胡：他恰好是反科学的。

黄：立场是生物主义的，结论是科学性的。

杨：虽然现在生物、计算机方面发展迅猛，但未来的医学模式被称为个体表达。一方面，基因成为表达前提，但重要的还是出生之后的个体表达。人是在一个展示中间的，不是前定的。而所谓阶段论，也就是指这一个成熟的结构为下一个结构提供模式，奠定基础，它给出展开的可能，是待展现的结构。

黄：从你的“太阳比喻”图中可以看出，意识完全是由无意识发散出来的，这似乎与弗洛伊德不同。并且，自我意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胡：那个图揭示的应该是无意识那块。

杨：自我意识是受压迫的，是变动的我。

黄：提到正态，我想问是不是儿童更正态，在哪一刻上成就了那个正态？

杨：儿童的目光注视其实就是灵魂着床。这不是经验一点点给出的。从物理方面来说，它是神经细胞的运行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换脑，其实是不能换的，因为外周技术不一样。儿童出生的这一年，通过身体展示自我，经过多次回复回到自身。若自我不能展现，就出现病态。

成：这成为一个体系，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由此获得理解。

黄：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在这整个论述中，似乎有一种深刻的紧张，先验与经验的紧张。

杨：先验谈的是起源，经验则涉及生理基础，这是一科学话语。皮亚杰关于先验有四个原则：成熟论，个体经验论，社会经验论，先验论。

黄：在临床实践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细节，但若建构一个理论，逻辑上应是统一的，一致的。

成：我想问根据这种模式、框架来表达对人的理解，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仅仅是用来表达这种理解。

杨：这个问题问得好。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有其目的。有了目的，也就实在那样做着。我的理论里的东西都是病人给的，提炼出来之后再拿去验证，这样看待不同事物时就相通了。

成：病人告诉你的你就相信，正常人告诉你的就不可信，这之间的取舍是怎样的呢？

黄：我觉得老杨似乎对结构主义很感兴趣，这些东西也很有结构主义的味道，就是主观上要找到深层结构。但主观上认为那一套是先验的，操作过程却是非先验的。

胡：可能在病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悲剧，在正常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肥皂剧，所以不如病人那样能唤起我们的情感。

杨：在操作中，我是按临床法技术来研究，而不是按科学主义方法来统计。临床法技术要求你知识渊博，有丰富的经验，能根据病人谈的来进行诊治。现象来了，就从多个层面来映照；若无现象，就等消息；若互相相关，就找相关关系。

胡：曾经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因为他一直哭了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的哭，就搅动了你的心。如果是常态，就激不起你的感情。

丁：正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口子，因为其生存结构与正常人一样可供观察。

我觉得在这个演讲中，有好几处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如儿童的目光注视；每一次了解都具有创造性等。我们不可能期望一次就理解了事物，若这样，就丧失了更多理解的机会和可能。这个演讲还给我一种很诗性的感觉，因为这种表达、展现有一种演出性。但是，虽然整个结构是诗性的，却似乎做了太多说明：一开始是反科学主义的，到后来却试图用这个反科学主义来进行科学说明论。另外，其实在黄宗羲、刘宗周那里一直做着“对人进行定义”的这个工作，不能说中国五百年以来都没人做。

曾：老杨的这套理论也是他的一种个人体验。

高：对这种做法还是要表达一个怀疑：用这个结构去评判所有的东西是否行得通。如回头看待哲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像无意识是否就对应绝对自我，实事到底是如何呈现的。

杨：举个例子，描述心理学使用的是与平常一样的词汇，但一般却以为其后存在神秘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现象学也是这样，其实就是你看完小说后就已经整体了解了，小说可能采取倒叙的方式，而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描述。

黄、高：不同意对现象学的说法。

冉：听完演讲，我有两点感受，也有两个问题。感受就是：一，人不是平时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二，心理治疗也不是简单的事。问题就是：一，似乎现在的任务就是重新认识人，如有七个层面的我，但为什么是七个，而不是八个或六个；二，关于儿童的那几个月怎么确定，是出身之后的几个月，还是在母体时就算起？

杨：是出身之后。至于为什么是七个，这个可以补充修正。

冉：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同性恋倾向，我们平时也说体内可能存在潜在的癌，只是在特定的时候才被激活。还有那个三年半理论。这些是怎么确定的呢？

杨：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自己有那么一个期。人就像没成熟的婴儿，不断返回自身，所以是倒退着进化的。通过建立反射，不断被同化、泛化，从而能自立活动。

黄：这个反射对先验的维度是一种反对。

杨：婴儿生下来时，最先验化，然后逐渐进展（衰退）到成年人。

高：这个先验不是现象学上的先验，所以其实是不会紧张的。

成：可能只是一种描述和说明之间的紧张。

高：对，它是用非诗性的东西来说明。

成：这也不失为一种对人的理解。

高：这是肯定的。

（记录整理：谭宏玲）

文章添加：[系统管理员](#) 最后编辑：[系统管理员](#)

点击数:974 本周点击数:9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没有找到相关评论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

| [设为首页](#) |

[思问哲学网](#) Copyright (c) 2002—2005

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

蜀ICP备05015881号